

總編的話

朱肇基

停刊一年

俗諺說得好「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」。對於停刊一年的綠杏而言，重新發刊是件相當不簡單的事，然而我們作到了！而且試圖做了一些改變，姑且不論這些我們所認為的突破是否讓您滿意，但是請您試著從其中去得到一些啟發。

編輯旨趣

從接任總編輯開始，綠杏的編輯要旨一直是我所困擾的。固然不錯，綠杏是本「專門性」的刊物，但似乎她專門得讓低年級的學弟學妹們無法在接到她時細閱一遍；但是她在高年級的學長手中又似乎是本「半吊子」的刊物，說她專門嗎？又不夠深入，說她膚淺嗎？又不夠中肯。的確，要以一個醫學生來辦一份深入的醫學生雜誌，實在不恰當，而且沒有能力，恕我如此說。回顧二十期蔡世滋學長論及綠杏的發行旨趣——「醫學的」、「北醫的」為審稿棄取的標準——我們不難發現綠杏不應只限於深入醫學知識的探討，而忽略其他「有關醫學及論及任何醫學人員的生平、動態、著作等」。雖然，在這些原則之下，綠杏仍然是本不容易「消化」的刊物。因此，我們又要提出一個談論甚久的問題——綠杏的可讀性。誠如前人說過，可讀性我們可用諸多的公式來導出；然而這些公式卻無法測出思想、文字風格。因此，一篇文章是否可讀，實在與讀者本身的教育程度有很密切的關係。這句話並不是說，看不懂就表示自己的教育程度不夠。實在醫海浩瀚無涯，而知識與經驗是累積的，要一個足月不久的嬰兒立即進食山珍

海味，未免有點揠苗助長。好的文章是可以通過時間的攷驗，在此對低年級的學弟妹說句話，綠杏您所看不懂的文章，請留待您高年級時再拿出來翻閱，定能讓你有倒吃甘蔗的感覺。

北醫心態

回過來談談綠杏的再度復刊。停刊一年實在對我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響。別的不說，單就編輯人員而言就是個很頭痛的問題。人說：樹倒猢猻散，這本應是前年該出來的刊物，因為高年級的學長沒有人願意接下來而中斷後，以前的編輯畢業的畢業，而新手就在群龍無首的狀況下也紛紛「離職他去」。綠杏社這塊名牌就有名無實的懸在刊物室上一整年。或許從另外的一個角度來看，北醫人的心態改變是綠杏停刊的主因吧！在課業繁重的當頭，在爭競成績以爭取更好的實習醫院的機會裡，大家所注目的焦點已經不再是那份一脈相承的精神，接刊物就成為一個正常用功的學生碰不得的TNT。放眼望去，愈高年級同學愈是只顧自己，寫到這裡，不禁想起蔡世澤學長所說過的一句話「Young Man Be Ambitious」。我本人實在不敢說現在的北醫人眼光狹隘，氣度不足，只是在與前輩學長相較之下，就顯出差多矣！好在，刊物室裡有一批新血輪出現，或許初生之犢不畏虎，在工作的擺上與態度的認真方面實在令我們欣慰與驚訝，彷彿從他們身上我們看見未來的一批接棒人。綠杏是本具有傳統的優良刊物，我們實在不願意再度見到她的停擺。盼望北醫的冷漠與自私不會影響這群可

愛的赤子！

考驗挑戰

關於本期的話，已經在前面說過了，這裡就不再贅言！重入刊物界，對我個人而言實在是個很大的挑戰；感謝施學長惠德的「偏愛」，在四下即將結束前抓到我及以信兄，讓我們接受各種磨鍊，殺殺銳氣。已經記不得有多少日子是在白晝踏入刊物室，到黎明時分才拖著一身的疲憊走出來，然後迷糊的跨上偉士機車，返家小憩，再趕著早晨醫院的Seminar去。雖然是這樣，綠杏還是脫期出刊。除了向各位同學致歉外，也請諸位校友能夠體諒。希望我們沒有演壞了這台戲。

謝謝你們

感謝所有為綠杏盡力的朋友，尤其是社長以信兄，我深覺欠他許多。拉廣告對一般同學而言已是一份人見人惡的差事，而他還要克服行動上的不便，四處奔波為綠杏籌款。凌晨同他翻牆出校門時，愈發顯出他的剛毅。最使我過意不去的是他在喪父之痛後，仍然屹立忍悲的幹下去，置綠杏於第一。以信，你這份情誼將深植我心。謝謝你！琇瑾，常常與我們工作至深夜，整理、美編實在幫了大忙，還有世樹、華安，四位的鼎力協助，不是幾個謝字就可表達的。其他尚有訓銘、大綱、寵惠、毓賢、睿倩、天佑、之琦，你們的參與將令我難以忘懷！最後，藉綠杏一角感謝愛我的雙親，容忍我這段時間早出晚歸。在夜深人靜之時，尚為我預備可口的點心，這份溫馨將伴我一生。